

炸鬼記

說部叢書第四集第四編

炸鬼記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共學社文學叢書▲

海上夫人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熙初譯 第一冊 五角

本書爲大文豪易卜生君所
著名劇述一女子嫁一老醫
生之事以指示婚姻之意味
及其幸福之由來凡婚姻是
何種生活結婚須憑何種意
志由何人擔負責任皆於各
幕中暗示其正常之見解凡
新舊式結婚之流弊讀此可
悟補救之法

元(585)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初版

(炸鬼記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哈葛得

譯述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靜海陳家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漢口
杭州寧波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
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炸鬼記卷下

第十五章

狗死之後。衆爭着意而阿迷尤甚。夜中選取親信之兵守護。俾勿受人賄而中叛。且余四人之防刺客尤甚於俄皇以余四人所行坐處無一時無偵探之人。每日飲食必令人先嘗。嘗後無毒。余始人口而心中思此義狗不已。猶之感懷亡友。然最難爲情者則阿迷之與公主晤面時。必有兩壯士甲冑嚴守其旁。遂至奪其自由。無竊竊言情之隙。然二人之固結愈深。仍冒險而圖把晤。後此通國咸注目其人。引爲談資。然余四人之思患預防頗有效驗。幸不爲人所中。然不如意事亦往往有之。一日余四人坐於山陂。忽有

巨石自山飛轉而下。幸不爲所觸。又一日。余以馬經小樹林之外。飛矢如蝗。自林中出而西。克司之馬。竟爲所射而死。於是飭人四覓其人。乃不見迹。兆此後尙出陰謀。均大臣與祭師合而欲置余輩於死者。發覺後。公主亦不願窮治。但陰戒以後此勿爾。已而山中兩牧羊人至宮中。告公主曰。小人正於山峯中牧羊。忽見有三數混人。執小人縛而撻楚之。且迫令小人告諸內閣及白種人。言大兵至矣。衆聞言。大驚。急思炸毀石象。蓋非是者。則混人將隨神象來枕於亞比替之平原矣。遂飭二人至高峯之上。四瞭混人。而余輩亦飭數人隨之。迹覓毫無所見。但見有長矛樹柄於地。以鋒向木。爾似已宣戰。至於一切足印。爲雨所沒。不可復見。復以人四覓其迹。不知所往。以四嚮皆高山。混人何以得入。不能不引爲怪。

特之事。於是遣人密布要隘。防混人之竊入。衆聚議以爲混人必得祕密之路至此。果數人可至。則千萬人亦不難遽入。至祕密之路。果居何處。則不可知。因懸金購賞。果能採取迹兆。不惟授以土地。且與之顯官。然亦有指得祕處者。驗之復非。自是以來。亞比替之人。日益惴恐。其驚惶之狀。大似英人。聞有外兵登島。斷電線。據鐵路。直抵倫敦者。此特設諭之言。吾英又安有是者。彼亞比替人。平日自恃有山爲之屏蔽。至於今日。乃震恐失次。不知所爲。蓋知混人善戰。人盡爲兵。一旦長驅直搗。則萬無抵禦之方。以亞比替弱而怯。敵愾而喜諛。終身初不知有兵事。今旣舉國畏禍。則羣慙周士亞以爲誤國。爭稱公主之有遠見。然而晚矣。而仇公主者。亦反顏獻媚。自引其過。爭舍其田。羣聚城中。請祭師祈禱。殺羊宰牛。

以。祠。上。帝。且。至。用。人。於。社。以。祈。福。庇。衆。曰。混。人。之。哨。探。隊。已。至。警。告。牧。人。吾。國。非。夙。爲。之。備。不。可。然。非。先。毀。石。象。則。神。力。將。助。混。爲。虐。或。曰。石。象。之。大。未。必。能。行。卽。其。頭。顱。亦。碩。大。無。朋。何。以。能。臥。吾。平。原。之。上。於。是。彼。此。推。敲。不。已。及。計。定。則。非。燬。象。不。可。而。燬。象。之。力。又。仗。英。人。於。是。漸。漸。與。余。輩。和。協。卽。周。士。亞。亦。謙。恭。無。已。遣。人。助。襄。關。洞。之。役。此。後。余。防。患。之。心。少。弛。更。覓。得。上。著。之。狗。飼。之。而。仇。狗。亦。無。其。人。夜。宿。之。時。不。復。設。備。蓋。彼。中。人。視。余。輩。爲。四。聖。苟。缺。其。一。功。決。不。成。因。之。未。敢。加。害。顧。雖。如。是。余。仍。嚴。備。無。懈。蓋。此。輩。如。旋。風。其。來。也。不。知。所。從。此。時。仍。極。力。猛。進。艱。辛。之。處。或。彼。蒼。知。之。矣。開。洞。旣。不。知。其。道。里。石。旣。堅。頑。人。又。惰。窳。器。復。敝。壞。時。且。偪。促。憂。心。如。焚。不。知。所。屆。其。艱。難。處。不。能。以。更。僕。數。然。四。人。中。專。

恃阿迷之長於工程。顧阿迷亦未經此偉大之役。幸而心精力果。到底無餒。且開且時。時測量防一不中。徒費其功。則百凡盡廢矣。且須預算炸藥之數。已而漸漸順叙而前。逐次用其炸藥。開至石象之底。則密布炸藥於石象之下。以阿迷之法。算之炸藥之離石象。可三十尺。實則稍偏。非適當其位。然亦足爆裂矣。已而百凡皆備。以藥線引入洞中。且須嚴堵罅隙之處。勿令藥力反震。而線道且須直達。不直則梗藥亦莫發。及百事皆備。適當滿月之時。正公主與余子結婚之夕。成禮以後。卽以兵來侵。故炸象非於是日不可。且相禮人多。僧徒及護兵。必盡赴城中。卽余子亦必不在象腹之內。所以余略放膽爲之。且亞比替與混人。固有宿仇。而余則何仇。何必令其多死。已而時至矣。嚴塞洞口。端其藥線。以就電池。凡

用電池兩器。余四人坐候其旁。然亦怏怏於心。不知其收局如何。阿迷亦心神俱瘁。不能吃菸。余勸以土人之酒。阿迷不飲。亦不審視雷池。余曰。胡不更覽一次。以示周詳。而阿迷不答。渴睡至數句鐘之久。及下午四句鐘。魁克尙指揮工人。移掇土石。余及西克司。以燈四照。藥線視其端直與否。迨及阿迷臥處。見查斐提往來甚勤。敏。此人乃大聰明。余以燈照查斐提。似甚關懷者。余匆匆問狀。查斐提曰。醫生。吾尙有言奉白上尉。請指至其臥處。余曰。上尉方偃息。奈何醒之。查斐提曰。吾有要言。此言非對上尉言之不可。卽醫生亦可預聞。余遂及查斐提入呼阿迷。阿迷大驚曰。吾機關壞耶。或混人斷吾線耶。查斐提曰。非也。唯有惡消息須奉白。親王周士亞。忽生陰謀。思劫公主。他適。阿迷曰。其事如何。查斐提曰。小人

有友數人。中有一人。爲吾同宗。奔走於王邸。吾延之飲。吾宗遂吐實。曰。舉國之人。咸思燬象。因此之故。不肯殺君。然大功果成。則彼防公主。爲爾所得。封爵拜官。躋於其上。魁克笑曰。彼直一驢耳。亞比替人。安有崇德報功之思。查斐提曰。否。正防有念功者。尤防公主。以殊禮待君。因以目視阿迷。阿迷引目他視。頗形慚色。查斐提曰。周士亞一娶公主。立可爲王次則。又防公主之辭婚。所以生此陰謀。余曰。所逃安屬。查斐提曰。此吾宗所不知。卽知亦不見示。然吾深知其意。必先劫公主。過湖而去。藏諸其邸。逼公主成禮。阿迷曰。結婚當以何時。查斐提曰。吾所不知。本意度而得。不敢不以奉白。大抵卽在下禮拜之夜間。阿迷曰。計時尙有五。日尙非急偏之期。且爾同宗之言確耶。查斐提曰。或不至妄。然必非無據之言。阿

迷曰。吾幸未穩睡。爾當巡視藥線。再來告我。查斐提出。阿迷問余曰。君謂查斐提之言如何。西克司曰。或出謠傳。似不足信。西克司語至此。視余。余曰。果有是者。宜述詳情。既不得詳。或出臆斷。然彼周士亞之兇狡。亦何事不可行者。以我思之。或不至與我輩爲難。吾意不必令公主聞之。阿迷曰。善。而魁克凝立。如有所思。阿迷曰。魁克。汝意何若。魁克曰。此事莫須有。必勿告公主。公主此時心如亂麻。語之以此。愈增其窘。非法也。吾意語必有因。查斐提人甚精誠。決非妄語。其中必蓄奸謀。阿迷曰。公主固不必告。其言良是。且吾亦不能輕出此洞。復問曰。爾以指畫地。何爲。魁克曰。吾方畫地。寫公主臥處。昨公主不言。甫昏卽睡耶。昨必不能穩睡。故今日歸寢尤夙。吾圖中爲公主臥室前。爲女侍臥房。後則高墉。無路可下。

西克司曰。爾言良中。吾亦曾寫其圖。唯中有一甬道。寬可六尺。長二十尺。直通女侍臥闥之前。魁克曰。然甬道非直。微有轉處。果在是間。得二人執鎗守之。則外人決不能入。果吾與西克司先生嚴守。彼間彼間衛士必出守前門。吾入適承其乏。且吾二人在此。一無所用。留野達木醫生助上尉。匪不濟事。吾思周士亞。今夕必來不待下禮拜也。諸君以爲如何。西克司曰。吾聽爾號令。惟吾甚欲一履山峯。觀石象炸裂之狀。阿迷曰。決無所見。但巨聲如雷。閃光如電而已。唯吾意甚念公主。得君二人同往。吾心亦爲釋然。西克司曰。吾卽立行。今且往取電話。以線達彼宮中。則彼此可以通信。於是引線入宮。魁克向阿迷爲禮曰。吾行矣。上尉尙何命令。阿迷方視電池。答曰。別無他事。必待十點。方能發機。今尙有兩句鐘之

延。勿。論。何。事。決。不。能。發。機。於。十。句。鐘。之。前。以。野。達。木。公。子。此。時。未。
離。象。腹。且。聞。人。言。婚。禮。之。成。成。於。月。出。三。時。以。後。西。克。司。曰。吾。亦。
曾。聞。之。阿。迷。曰。今。當。留。餘。片。刻。防。其。有。延。擱。之。處。故。必。待。十。句。鐘。
野。達。木。先。生。汝。善。視。之。十。句。鐘。後。余。不。之。計。矣。至。於。後。此。變。故。如。
何。均。不。敢。知。魁。克。及。西。克。司。必。來。視。我。生。死。爾。二。人。且。嚴。衛。公。主。
彼。此。各。盡。其。力。可。也。吾。言。既。竟。魁。克。可。以。語。付。之。電。話。中。十。句。鐘。
有。半。可。來。視。我。二。人。今。茲。別。矣。於。是。魁。克。與。阿。迷。引。手。執。燈。出。洞。
而。去。余。不。期。亦。隨。魁。克。而。出。可。五。十。碼。魁。克。止。步。曰。醫。生。曾。否。信。
彼。先。兆。余。曰。否。魁。克。曰。吾。頗。有。先。兆。防。不。能。再。見。阿。迷。上。尉。及。君。
余。曰。然。則。余。與。阿。迷。不。見。矣。魁。克。曰。非。也。我。死。耳。而。三。君。皆。完。全。
無。險。險。者。厥。惟。我。躬。然。吾。循。分。而。行。生。死。萬。非。所。計。須。知。名。掛。死。

籍。何由得免。惟所快。快者。與上尉分袂耳。尤願上尉平安出洞。與公主成婚。則吾目瞑矣。余曰。謬哉。爾特過用其腦。故發囁言。非實事也。魁克曰。是或腦病。惟諸君獲歸英國。吾有三姪女。君必爲我飼之。言盡於此。尤願勿告上尉。使增其憂。至於明日。我果不幸。幸以我言告之。果公主獲全。爲述我之代彼祈禱。果得無恙。滋可喜也。今西克司至矣。容再相見。語後各執二燈而去。悠悠如兩晨星焉。

第十六章

二人行後。余悵悵而歸。至阿迷宿處。心念魁克之言。似屬妄度。蓋無學術之言也。顧雖弗信。然外度險狀。頗用爲憂。不惟魁克。卽西克司亦頗可虞。卽余者。助阿迷發機。安知不並吾子而炸之。雖聞

是夕行禮於城中。又安知不移城中而卽於象腹。譬如在象腹行禮者。全部無瞧矣。安能獨留吾子。思極而顫。顧亦聽諸天命。卽使幸生。吾子以基督教之人。乃娶彼野人之女。同拜偶象。此何理也。卽使不死。亦不能歸。直終身爲囚耳。愈思愈慄。不可自止。且偶象卽炸而混人。卽能遷都耶。果有路通入。是問必以精兵長驅直入。入則玉石均焚矣。入時見阿迷。亦似不適。而查斐提則檢視藥線。阿迷曰。吾心甚念公主。決有凶徵。彼意甚願至我居處。正防有意外之變。果地雷一動。安知洞中不震。震則洞陷。彼此同燼。何爲者。吾意尙不欲爾在此。何況公主。余曰。是安能行。一人焉能了事。阿迷曰。果一震動。我安知不暈或亦亡其頭顱。吾心此時頗念機關。自英國至此。爲時旣久。詎能應手效靈耶。復曰。電鈴動矣。二人已

入宮矣。余卽以機就耳。已聞西克司之言曰。吾已平安至守衛之室。殿中甚空虛無人。但有一兵。餘兵盡去。蓋防象炸石落。故畏死爭避。至爲可哂。余曰。汝聞守兵言耶。西克司曰。然。此兵不聽余入。以周士亞有令。遏阻外人。余闖入其間。此兵已他適。似奔告於周士亞。余曰。魁克如何。答曰。如恆狀。但自禱告。似有殷憂。吾甚惡其不祥。心亦爲之忐忑。吾固信教之人。實不願此。復曰。且少待。電話遂少止。已復言曰。公主有宮女。聞吾至此。出視爲誰。余請公主出宮。宮人言。公主輾轉不能安睡。又幾分鐘。電鈴復動。則公主也。余以電機授阿迷。阿迷與公主少談。談已可一句鐘。查斐提至。其狀甚恐。余曰。何事。查斐提曰。吾今夕見鬼。余曰。愚哉。天下安得有鬼。查斐提曰。鬼卽駝背之王。已成。人形。其狀甚猛。余曰。鬼曾有言乎。

查斐提曰。語乃不類。觀其狀。似問我。曰。爾奈何。毀我宗。奉之神。傷我百姓。吾答曰。小人特一趨走之人。果有事者。宜向白人言之。余曰。鬼又何言。查斐提曰。謂夏馬克神必來此間。汝宜告外國人。趣逃勿滯。此語似尙了了。余語不能辨矣。阿迷曰。此語似巴狼使者之言。此間鬼語何足爲奇。吾將以電語告公主。使彼聞之一粲。余曰。以我爲爾者。決不之告。此事莫須有。公主卽明達。然亦迷信而畏鬼語之適滋其悸。此時案上有表。余曰。更五分鐘者。十點矣。余二人見表。似此五分鐘。如歷百年。彼此心緒潮湧癡坐。乃類石人。余心已紊。似入夢鄉。燈光之下。見表針似巨如椽。跳擲至迅。阿迷口中數曰。一二三四五。乃雙按電池之機。指尙未起。而地中已隆隆。有聲。吾所居洞門有橫石。至巨立墜於地。幾塞洞門。而洞中石